

医学的角度看,不但可使病人精神上受到安慰,增强抗病力,而且可使看护者增加慈悲意识,增强自身免疫力,并契合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乃仁道”的理念。

此外,佛教中人与环境“依正不二”的观念、戒生护生的思想,与中国医学中的自然医学理念,也与现代生态科学思想、生命伦理思想有密切关联,此不赘述。

总之,21世纪的医学发展要走向整体综合的医道,并实现全面的关怀、对人的关注,提升医道中人性的温度和人道的精神,使医学不仅仅是科学,而且是人学,使医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调御师、白衣天使而非冷面妖魔。要实现这一理想,包括佛教思想在内的中华传统医学思想可提供建设性的资源。

## 科学文化、人文文化与中医现代化

张宗明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210093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医学和现代科技冲击下,古老的中医学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医如何走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医界和文化界,对此问题的认识目前还存在着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中西医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范式,如同芭蕾舞与京剧,二者不可通约,不能用一个作为衡量和检验另一个的标准,主张走独立发展之路。但走此道路的中医现代研究常局限在文献的整理、老中医经验的继承、临床经验的摸索中兜圈子,很难有理论的创新和临床的突破。另一种观点认为,现代化是一切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医既然是科学技术,当然也不能例外。于是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标准、理论、方法来衡量、检验和发展中医,期望以此使中医理论和临床有一个质的飞跃,达到现代化的水平,甚至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但事与愿违,几十年中医现代化所取得的成果却并不令人乐观。其实,出现这一困境的关键主要不在政策、资金,也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对中医学的文化本质并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没有认识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定位为科学技术,或定位于人文文化,是中医现代发展遭遇困境的关键之所在。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是中医摆脱目前的困境,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必由之径。

—

中医学产生于古代,孕育于传统文化土壤,一直没有从自然哲学母体中分化和独立出来。中国传统文素养以人文发达而科学薄弱为特点,历代医家多为诗书经史的人文文化素质类型,面对人体生理和疾病规律等科学文化指向的对象,他们无力用严密的科学概念和方法来建构科学的理论,而只能选择人文文化的形式和人文方法来反映科学文化的内容。

1、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主体因素,是从认识主体与客体统一的关系角度来描述和定义对象的。在科学主义眼里,观察对象是不依赖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在观察过程中必须排除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和影响。中医学的认识对象却有“融我”的人文倾向,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医者的主观烙印。“象”是中医观察和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面象、舌象、脉象等。与西医学同主体无关的脏器不同,中医的象是从医生体验的角度来界定的。如正常面象“赤欲如白裹,不欲如赭”,阳毒面象“面赤斑斑如锦纹”;脉象的辨别更是需要医者反复体会和感

悟,如“往来流利,如盘走珠”,“如轻刀刮竹”,“如按琴弦”,“如以羽毛中人脉”,就连正常脉搏也以医者的呼吸作比较,“一息四至五次”为正常。在观察过程中,过多地渗透了主体生理和心理因素,给医者在认识和治疗疾病过程中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2、尽管《内经》早已认识到了“八尺之士,可以剖而视之”,但中医最终未能采用解剖、实验和分析等以“透视”为主的科学方法,而是形成了以“体验”和“感悟”为主的人文方法。“医者,意也”典型的反映中医思维这一特质。古今医家均强调“心悟”、“心法”等直觉体验功夫。如说“自得之妙,未易以示人”,“得心应手,自不能以巧思语人”,“医理无穷,脉学难晓,会心人一旦豁然,全凭禅悟”,“虽欲师之而不可得”等等。

3、与西医将人体分解成组织、细胞、分子、基因,把人体活动当成物理、化学和机械运动不同,中医始终将人体看成是活体的、完整的、身心统一的“人”,而不是“物”,充分尊重人的生命的完整性,主张从人的自然、社会、心理属性高度统一中来认识和治疗疾病,增进健康。中医学的病因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药物学和养生康复学中处处体现着“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印”的基本思想和方法。中医学所对待的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的人,而是与自然、社会、他人构成一个整体的人,《素问·疏五过论》有“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若败伤,及欲候工。故贵脱势,虽不中病,精神内伤,身必败完。始富后贫,虽不伤形,皮焦筋曲,萎燥为卒”。患者社会活动和所处社会地位、经济、劳动、风俗习惯、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是中医要关注的。

4、中医的理论概念和范畴多为人文概念和范畴。中医概念的产生,主要不是实证发现的结果,而是文化哲学的结晶。如作为中医理论体系“硬核”的气、阴阳五行就是直接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移植过来的,有些概念是从哲学中演绎出来的,如“命门”、“左肝右肺”说等。中医除了应用气、阴阳、五行等自然哲学理论来建构理论体系之外,还借助政治文化概念来说明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如反映脏腑关系的十二官;反映药物类别的上、中、下品;反映治疗原则的提壶揭盖、培土生金;反映病理的子盗母气、木火刑金;反映生理的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渎;药物配伍中的君臣佐使等。从本质上说,中医的许多理论概念,如阴阳、五行、脏象、经络、精、气、神、病因、病机、治疗原则、君臣佐使、

气味归经等理论认识属于人文文化的内容。有人根据中医学这一特点,将中医学定位为“理论形式的人文哲学性质和实践内容的自然科学性质”是不无道理的。

## 二

现代医学在征服疾病和增进健康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特别是医学科学主义和技术主义对人文文化的排斥,医学人文精神失落了。医学高科技表现出对人的异化:医学中病与人的分离、技术实体和病人客体的分离;脱离人性全面要求而形成的医患关系的简单化、医学非人格化等等。

面对西方医学和现代科学的强大冲击,各种“中医科学化”思潮登上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舞台。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的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的中医就构成了现代中医发展的一大主流。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两种不可忽视的倾向:一是否定中医的科学性。这种观点根据中医学术体系中包含着人文文化内容和方法,认为中医学只能定位为自然哲学、人文文化,甚至伪科学,从而提出了“废止中医”、“废医存药”等口号和主张。以现代科学为最高和唯一的价值标准的唯科学主义误读和简化了传统中医理论和实践这个复杂“文本”的丰富内涵,中医学术中源远流长的人文文化被当作反科学的封建糟粕而被冷落和批判。另外一种倾向是在中医现代化研究过程中,把本属人文文化的内容当作科学文化的内容去研究,带来了中医科研工作的盲目和混乱。阴阳、命门、气、三焦等理论概念在中医理论中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内容,而在中医现代研究中却有人试图用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这些概念的“实质”,用一些微观的物质指标来诠释和说明,或者用西医的理论和方法,将中西医的理论概念之间寻找一一对应的关系。如将cAMP和cGMP当成是阴阳的物质基础,将肾上腺和脑垂体看成是命门的物质基础,把气等同于生物场,将三焦说成是泌尿系、淋巴系等。其实无论是气也好,阴阳也罢,本身是一个哲学范畴,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具体的物质形态;命门、三焦也属于人文文化范畴,是没有对应于西医的物质结构的。用西医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中医,同样也没有考虑到中医人文文化的特点,其结果也只能是中医西医化,从而丧失中医的主体性。

## 三

唯科学主义在中医现代化研究中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和困惑,导致了八十年代以来中医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学的契合点。如元气论、阴阳五行学说与中医学的发端;《周易》与中医学的交合点;诸子百家中医思想在心身医学方面、养生哲学方面以及医道伦理方面对中医的渗透和影响;道家与道教对中医学的关键性作用;兵家的谋略思想在中医诊断学与用药方面的发挥;中国化以后的佛家思想对中医学的进步产生的影响等等。通过这种研究,中医学单纯的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用文化定位来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则提高了人们的认识。

1. 对中医的基本性质进行重新理解。以往讨论中医是科学或者不是科学既过于简单天真又自相矛盾。正如学者指出的,“中医不仅仅是科学,意味着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是发展中医的重要途径,但决不是唯一途径,彻底拒绝科学的中医是陈腐的,而全然以科学为指归的中医是迷途和无根基的。”<sup>[1]</sup>由于中医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所以对中医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否则“容易把认识论问题当成本体论问题,把逻辑问题当成实在问题,将文化差异当成自然差异,将方法差异当成客体差异,造成研究目标的迷失和资源的浪费。”<sup>[2]</sup>

2. 中医现代化不等于中医西医化。中医学作为传统的科学技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带有直观性、模糊性和主观性等缺陷和不足,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来丰富、充实和发展自己是中医发展的必由之路。但由于受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医现代化多年来形成了一种“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用西医学的方法和标准作为唯一的方法和标准来要求和衡量中医,认为符合的便是“科学的”,否则便是“非科学的”。由于中医学的人文内容和人文方法不符合西医的标准,因此在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中医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被抛弃、被消解了,中医学成了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验证和改造的对象。这样,中医现代化的结果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医化。因此,中医现代化不仅是中医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也应该是中医人文文化的现代化。

3. 中医现代化过程中应坚持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中医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它不仅承认“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把人视为大自然的产物,而且认为人的生长发育、健康与疾病都取决于人与自然四时阴阳变化的协调关系,一切诊治医疗行为也必须顺应自然规律,所谓“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不过,中医学蕴涵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所遮蔽。中医现代化首先是中医科学文化的现代化,在此过程中,必须弘扬求实、求真、怀疑、批判、创新和奉献的科学精神。中医学研究对象是人,这是中医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复归的一个重要前提。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去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中医学具有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医乃仁术”便是其高度概括。仁者爱人,人道主义的爱心和济世精神是仁的内核。在医学领域,“仁”是通过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疗技术,即“术”来具体体现的。因此,真正的中医应当是“仁”与“术”的结合,是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发掘和弘扬“医乃仁术”的科学精神及人文精神,结合时代精神予以提高,是中医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 注释

[1] 袁精藻:《科学主义笼罩下的20世纪中医》,《医学与哲学》1995年第2期,第66页。

[2] 邱鸿钟:《论中医的科学精神和人文方法》,《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1期,第5页。

〔责任编辑:陈天庆〕